

平播全書
七







平播全書

(七)

李化龍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書全播平
冊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李化

龍

發行人

王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F八八三平

祥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內閣沈^禮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卽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鎔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卽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土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卽令我兵各割龍泉婺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毫不可推委。董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

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珙來川中。領兵爲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擊問。民志當贈贖。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葵之兵。總之會於湄潭而入關也。兵旣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衛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爲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閱來揭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債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卽真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卽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曙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爲。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爲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擊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卽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歲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晝多礮，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卽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童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轂，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會軍閔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妥。將領可用者少，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卽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尙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諭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涇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瞰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即邀功。得避事。即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劔。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土官土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髮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即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冒餉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真，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財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撙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圍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

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屬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勅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葵思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卽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擣巢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葵，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拏問，卽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遁一死矣。賊旣歸巢，令各邊處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啓皇悚。

劉總兵

報會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卽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爲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卽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卽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卽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卽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願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攔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珙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涇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犄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埽白泥。一面合平越埽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劄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卽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卽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圍。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圍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劄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卽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櫻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卽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卽不復。亦無妨於進勦。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虞餉。無誤兵行爲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爲之憮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尙有一月。永保之兵，卽加調者不能卽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尙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興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卽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尙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卽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固。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真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謹其後耳。軍中相聞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卽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路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旣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相聞。瀘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旣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卽可受之。開羅剛欲出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差人俱擄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尙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奢世續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卽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惇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勇足錄，而徧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旣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徧蹂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卽見教掣回。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

守五畝。其陝兵卽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卽令領之策。應綦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尙未知永甯如何。敘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聞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敦吉爲賊所欺。幾致大衄。可爲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卽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整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擊。卽可掃清矣。幸留意焉。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誓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卽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卽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拏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即當之，只有死耳。今即緩其死，亦不爲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旣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驛騷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興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卽結，更望僂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卽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

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福，萬世之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真心投降，納妻子爲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真，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真妻子。或卽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卽當殺之。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卽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鎮，恐致誤事。幸留意。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罷兵之理。兵不罷，則糧不得不處。卽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佞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漕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圓，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爲囑。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卽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縱童元鎮，大

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祇領。但縱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卽龍閱其器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卽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尙懼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卽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卽真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尙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其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卽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虞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

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尙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尙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差人而泣數行下此曷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糴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咨來必不肯認此餉弟直答以已發蜀餉足爲二省解紛矣陳良珙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器火藥斧鉅之類皆從蜀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殷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既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骸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戰可爲一笑今日聞賊擊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真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報之想其有夙約

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缺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隴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鄧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婺川，親往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坐營私，卽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猷爲，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羅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卽具文來參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玘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眞州、金子壩之兵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土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卽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烏銃、百子銃者，卽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柘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卽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眞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劄點腳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卽隨劉總兵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調

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計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追。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尙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衆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緜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主持。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卽日得報。柘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綦江路。接打羅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誣也。宜百分謹慎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真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銳厲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纔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寧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割小水田、爲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即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甯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爲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旣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恥不恥。不斬真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眞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眞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玘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慎無爲。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旣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

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晳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國上。安得有真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真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母。人皆知之。卽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卽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爲哉。吳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尙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衛該道。餘募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尙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塾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卽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卽以合江將領將之。令彼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

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真母柱之賊不知已掃清否。尙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在爬頭箐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撞梓驛者。則貓兒岡點腳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箐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割點腳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摧鋒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宋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眞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遺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涓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毓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急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兄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可至幾日止日月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爲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尙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彀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卽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卽撲滅之。如燎毛耳。共擣巢穴。削株掘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尙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卽不佞無以自解。況諸公乎。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凜凜乎。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爲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永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

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凌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睿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卽宜防之。若元睿者，變詐閃爍，卽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尙恨其少。若水西擣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尙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挺將葑江路叛目，漸已掃清。眞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支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

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荊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溯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卽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爲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旣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爲二路。表裏夾攻。巖門關下之更易。卽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聞。王繼先畢竟不殺爲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尙不足自衛也。如彼隨營意懶。卽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卽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尙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啾啾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卽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某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卽押之重慶。庶某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

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劄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卽留一二營劄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酋笑士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卽可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八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觀之耳卽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卽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卽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掃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掃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鬪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

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柵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爲牛酒之需。幸擇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卽日淒風凍雨。三軍淋漓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回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罷兵息民。卽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卽有誤言誤聽。亦不足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卽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甯至二郎壩。又至巖門。又至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卽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

土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卽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劉參議

考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卽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圍。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圍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卽今吳總兵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卽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圍交兵。還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爲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卽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卽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卽可無虞。卽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而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劉總兵

柘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綦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零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旣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卽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爲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旣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尙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爲。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衆爲政。四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塾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壩白泥。將軍尙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巖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

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便捷。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埽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卽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卽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害。進兵。道路冊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卽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竚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具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尙未也。卽具文來參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參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遂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掃盡。便可割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士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

蚤發爲威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鷓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尙存狐兔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福、觀望之禍、開譬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卽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綦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劄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勦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間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旣在婁山、則宜合力攻

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擣。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卽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卽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巖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留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卽刑。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勦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土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騖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割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綎接戰。兵敗痛。

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釐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卽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尙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柘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綦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需浙兵爲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卽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旛阜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爲之惻然動念焉。顧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爲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爲鬚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腳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曰行計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

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土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卽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鸞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尙未肯卽出，總之縱不卽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尙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卽留之，此處事寧放歸矣。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爲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衆，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卽龍分布之意，亦以爲然。乃旣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虜。況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爲賊用命，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卽投

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爲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綦江者，爲劉綎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綎爲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尙有傳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真，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擣，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卽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驥健，未嘗領於官也。柘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赴鬪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尙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卽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跋扈，真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唇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爲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鷓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

但責肩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尚可圖之曹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割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甯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圍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卽割巖門關矣南川向聞割清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割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網打袁鑿是實蓋聽奏民之讒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尙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尙欲於關內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尙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回衛爲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

軍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棊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鼇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擣，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尙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割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卽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

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遛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西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也。則是以西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尙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事。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綎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卽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卽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炤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鸞尙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卽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洵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卽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纔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劄巖門。吳帥志欲凌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真降。即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劄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埽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尙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 一。臨關時。賊使人僞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卽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己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卽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僞自見矣。
- 一。賊若上圍。卽分地屯劄。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掃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掃七牌，入關擣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以爲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卽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卽事成亦不便敍。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尙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巖門，甚爲得策。

今聞又以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冗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尙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間道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筮撻之。此宜削株搨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尙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卽所自爲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銜恩戴德。寧直不佞。卽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卽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尙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已十三日矣。擲慙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尙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檀梓。何況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尙方之劍。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真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炤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違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矢心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卽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

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衛，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網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甯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尙氣。昨聞袁鑿來降，網之一繩，彼頭目也。既來降，何必網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爲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懦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爵矣。怱怱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爲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爲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爲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寧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爲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擊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髮髻一頂。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壩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巾幗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尙能以奇兵擣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卽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磊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奪關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拏治之。卽行文矣。晉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遲，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尙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尙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卽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回衛之報，其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況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尙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

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劔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真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卽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價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譬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享之。何況艤艫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上謝。

劉參議

從來土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土兵。謝道即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遺。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旣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卽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治糧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者者。尙爲可慮。蓋糧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卽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儻。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巖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真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尚遠。卽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綦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爲慮。過小亟亟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爲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壩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穆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卽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尙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

天之靈。旦夕滅賊。爲諸公列敍勳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夾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翦滅此寇。尙可與板角之師爲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穆炤猱獠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慎用之。但此帥太憨。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甯之耳。質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憨哉。已再與商之矣。瀘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真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恩恩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勦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後入。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俱看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

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牌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卽當盡法處之。追卽罷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卽抵婁山，蓋穆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慎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土漢兵只得隨之，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脣舌已敝，而將軍路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沈趙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綎戰後

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衛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闕。乃知臨敵易將。真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真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啓不勝皇悚。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卽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士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前。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卽當親自責成裨將。鼓舞士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賣。士司所愚。所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真。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銜。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

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會爲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怨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卽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土司愚將軍賣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留之罪，將軍自當之。卽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士兵，俾之擣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卽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割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卽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點腳壩，職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尙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鎮雄兵旣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衆心。故慎之又慎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

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翦草除根，無留禍種。來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卽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掣，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爲痛恨。已行拏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旣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尙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尙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尙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困獸猶鬪，況曾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

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己。若只以姑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爲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爲主。無爲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擣四牌。是爲黔中埽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卽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

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真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爲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尙謂國有人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枵腹應敵。卽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之。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卽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卽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爲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爲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改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真米實麩。一毫空隙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捱。一兩月卽可了此。若稍有回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我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房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割近地。而添調士兵。彭元

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尙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尙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紿。是否果爾，則安氏真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擣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目祥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尙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劄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紿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摧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今入關在卽，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

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掃清羣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慎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士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童將軍商行之，賊所苦，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聞有真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回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勅敵，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慎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尙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淝水之戰，朱序一呼，尙能倒戈。況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 一、關上仍宜割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 一、真人宜駕馭之、勿失其心。
-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卽水西兵亦宜防。
-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囤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囤、可擒之矣。
-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囤、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慎、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卽當上囤矣。張漢清鹿罕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鎮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吼灘一路、以

遙爲聲勢。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割大營屯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慎防之。卽穆炤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輩方可信耳。

楊監軍

焦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寒土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卽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箠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卽妒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爲營。旣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鄙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衛。世有此理乎。爲陳帥言。不佞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綦江路來。二日卽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卽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卽渾身是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扶持。若與之爲讎。是讎國也。人臣而讎國。可乎。龍泉路雖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衛八千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卽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卽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旣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鄴侯之功也。路旣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袁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曰卽令今年監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卽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卽此人復遣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彼窺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曾且上陝。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爲要。貴竹人議隴澄。謂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若然

則鎮維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如此則酉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士兵矣。要之事自有機。國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者也。

內閣趙二相公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敗不援。猶有狐兔之心。今卽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駕馭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堅其說。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囑以必且爲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爲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懼天威。須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賊關外之令不甚行。卽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鬪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曉耳。詳其意。蓋以勦給我。以助給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爲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惟力圖之。草草。

宋芳麓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問，得教甚感。感背水爲陣，兵旣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士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旣已破矣，即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即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咎士會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木蠹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即囑各將謹備之，以鄙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爲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強弱爲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臺下以爲何如。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卽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卽有善爲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逡巡不進，云奉臺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半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一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聞壩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寘之於法，乃可用衆。臺下以爲何如？水西兵原調三萬，近有埽土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

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物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爲兩路餉皆不足。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爲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攣。多方募調。工食卽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是。如此方爲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慎一日。自可全勝。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目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患。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雖揚帆把舵。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卽多費無妨。若糧乏而兵回。卽積金如山何益乎。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綦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次骨矣。昔有築蜀城者。衆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爲之。若合江分去米無多。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卽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

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爲。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爲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爲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敍功乎。但千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卽本路扣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微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不敢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卽隴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

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爲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尙多。想巖門尙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爲巖門路小。箒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況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割。互爲犄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爲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爲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爲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

卽令與川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真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壩、柴山壩，乃自圍上關大道。今賊俱在圍下，我便當倚關爲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刻日夾攻，賊必上圍矣。若白田壩，今已爲空地，到彼何爲。且已爲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陞賞乎。今大兵前割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壩，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割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卽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爲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便執之以欺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諭文，以解其黨，爲宜慎之。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攜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即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爲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即死的亦未爲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陞級、割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慎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尚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卽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卽有少者、或顧補、或拘換、尚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阜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尚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貳、殷實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爲限。蓋令之消磨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卽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卽交米。給與回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旱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

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千緒萬端。須理會有頭緒。尚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尚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雄兵聞騷擾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回。卽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連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問來人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銃礮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効敵哉。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劄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幾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爾崩潰。可

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亟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士司觀望之心自息。卽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馭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讎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國已克。七牌盡掃。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之食。卽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酋上圍。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卽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又

運夫如不足。卽當增募。事已至此。卽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逃罪。然何益乎。顧以不佞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者未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卽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償。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卽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熊參議字奇

兵入關矣。賊上圍矣。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而過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圍。圍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衛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圍。計當不日授首。今將攻圍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 賊圍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柞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 大將軍滅虜礮裝至近圍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 聞圍上有一水關。賊先闢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衝之。不可不防。

一 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造次取信。須審問明白。嚴兵關下。令賊黨俱下。驗視真的方以爲據。其

妻子親族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拏獲。卽宜處決。以免爲害。卽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關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應爲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攘。除不准算功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圍上。公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資。登記明白。造冊呈報。仍卽封鎖撥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眞州。卽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今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入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埽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旣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然快然。聞兵已剽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慎。彼卽上圍。猶恐其下衝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櫛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爲急。此時想與綦南二路犄角相應矣。師克在和。望三大將如樂之。

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償。以後或可不誤。綦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借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觀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爲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爲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事。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廳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卽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卽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領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卽准算其糧一石。蓋卽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寘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雖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掃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闌入。所未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忱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師初入未即合哨，賊輸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圍夾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圍不下矣。上圍則終歸於盡，但蚤暮之間耳。惟是九仞爲山，功在一篲，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爲我用也。尙俟嗣報，統希裁奪。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尙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爲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讎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幫，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遁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圍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願以鄙意度之，此三圍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

挫銳而耽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爲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慎備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爲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達、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願兵難遙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爲。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爲招。然此三國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卽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卽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卽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慎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卽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聞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爲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歲裏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爲是將軍害陳

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卽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爲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爲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爲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割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茲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爲人所賣也。穆炤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獮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秦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亨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第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卻之。回。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

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卽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擯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尙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卽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矣。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全支三斗。若合江路漢兵多。卽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零賊斷糧。庶爲有用。急行之。王塾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卽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事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賓與晏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渝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

他想類此可一查之間。晏慶潤旋招補卽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卽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衆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尙攻長坎等圍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出。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卽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圍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圍。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也。旣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圖。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寧羈之。無使入關添賊勢。亦未爲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目。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圍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

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土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爲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爲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露宿，何所不可。不必爲之經理，爲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綦合二路割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綦江路，而糧卽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旣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爲諸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爲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爲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堽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尙不能滅賊。若一有人言，豈但爲沈尙文已乎？彼所畏死耳。顧死於敵，卽死猶香。死於法，卽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曾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紹黃三輩皆爲之蠱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應可密與言之。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岡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尙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態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尙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每投降書而兵卽隨其後，受降宜慎。若言酋降，並其妻子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酋非闔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爲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童元鎮。昨弟尙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吾兩人之犒，而隴

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帑藏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烏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妒功。若說破、則不敢矣。閩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圍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堵四牌七牌、彼既違約、今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跋扈、不下劉綽、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尙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擯、則湖貴卽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己、而反矜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卽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圍。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譟鬧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尙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爲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

以尙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爲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爲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爲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口與腹。亦肯算爲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餽。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冊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爲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璘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圍不下。反縱入關。劉帥挺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爲賊所襲。子營衝裨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爲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第近日似以深入爲悔。反謂我愚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爲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敵血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譬之。令以公事爲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參之矣。糧運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綦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炒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參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檄以巾幗爲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尙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爲悔乎。聞入關後。裨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參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啻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謬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馘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參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卽至。已行令綦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擊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參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冊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堽之敗。不無幸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譬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爲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誚。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幸留意焉。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士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馘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即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掇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裏氈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寧爲將官任罪。必不黨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圍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

卻日日撓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圃。如龍爪苦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譏誚。安得令人樂爲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諭之。今令守道去監之。歃血爲盟。但其到尙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圃。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圃。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爲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冗。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卽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卽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兔。決西江以活鰍鮒。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僧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綦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回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鎮雄兵已發回。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

自樂歸。又不爲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晏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鸞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真。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圍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爲。但求早下。七牌旣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圍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曾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圍。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涪潭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逋誅。今各圍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餽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滅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盈縮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圍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掎前角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圍。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爲絕交。此其所以爲水西也。若興兵之初。卽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士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圍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尙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爲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爲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爲狡乎。旣三日可克。卽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相和。師克在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囤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責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安行之。且兵旣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卽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

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即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寧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廳日與箴之可也。師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即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悌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為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為。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歃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為八處屯劄，定為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為請本部入營親觀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尙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間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尙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綎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縱恥其先潰、亦以安氏爲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固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回攻固。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敍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圍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杳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

得信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檢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郭青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圍下，乃猶割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圍，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圍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衆，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割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敍功，望無過於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梅同知

前該廳議只算數責，成州縣官而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責州縣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繁，須胼手胝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卽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永甯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卽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圍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圍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爲得也。蚡望蚡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爲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爲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卽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爲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宜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卽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爲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爲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

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爲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曰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爲得之。今賊已上圍。圍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馴。惟有劔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圍旣破。此時尙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圍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圍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圍乎。施州衛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劫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旣入關。則偏橋龍泉合而爲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圍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圍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圍。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圍下諸道鎮同日而語也。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慶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碁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勦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土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

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圍。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圍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圍下周圍之子圍。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圍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圍。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簸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卽佳。況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圍。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爲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衛。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妥當。以七

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爲便也。

一。五司爲禍之首。已爲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人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閩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興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爲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整、安鸞、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爲庶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衛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爲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圍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尙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擒斬應龍者。卽承其爵土之說。原爲未動兵時。彼能自己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興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圍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遘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續石中丞

陳帥攻三圍。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清。計必入關攻海龍圍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

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篲矣。關外尙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廣兵虐連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卽當呈之院道。移之土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爲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爲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譬曉之。自到之日。卽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密言。

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卽遠行一檄。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圍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圍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旣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卽海亦可填。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剛之乎。卽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旣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罪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之境外。卽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巖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

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敘矣。乃今久在圍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諛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敍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卽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尙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敍不敍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卽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圍。旣以書約二鎮。旋自背之。具來稟帖可證也。旣背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鎮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動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鎮。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簣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劉總兵

旣各鎮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卽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

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戰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敘。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卽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若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諭宣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隴澄。近日報到母氏圍之戰。尙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圍。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圍。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謗又起。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圍。原無失利之事。

爾兵亦不曾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蔑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險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尙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毓臺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固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碓。似已無足慮矣。尙有慮其逸出者。有台駕與鎮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援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卽此中穴兵亦已漸撤。若霑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鎮守旣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寧爲一鼓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綦南兵會攻賊圍未至。此何說也。旣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旣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尙未發兵。至十八日早。綦江發兵。永合聞礮響。方發兵。纔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國在營親

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歸至養馬城。遇綦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綦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綦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七十八皆在圍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六十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擢髮不足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責成。尙可鞅鞅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做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擔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卽本部不得善去。何況鎮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惟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二義。蓋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宥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給。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閱會確庵公平蠻

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書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尊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藥，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懦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零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尙有降理乎？永甯駕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畢竟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碁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囚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爲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爲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爲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慎之慎之。

三省鎮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

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乃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癯老幼孀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敍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即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即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即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

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即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即令進攻之兵帶回時棄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書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圍路令執出即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即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真僞也。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一後路既可填即宜填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填各路兵即助而填之亦即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既不能填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愚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卽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面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尙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卽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爲易。吳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駕馭之。如以黃濟漕得其利而又免其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尙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逡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尙不如應龍養苗。尙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劍。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讓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闢荆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鎮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望和。若自己欲專功欲勝人。而望人以

和誰爲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官大。於該鎮爲鄉望。若欲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居其上。以爲敍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之去。人誰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圍。無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圍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條去條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綦江就近調度耳。乃人人以爲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此。當由綦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卽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他乎。邇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謊爭功。張監軍一言而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旣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卽別路爲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猶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顧爲便耳。

江纘石中丞

賊且滅矣。尊駕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望吾兄就近嚴催之。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尙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爵土。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卽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國乎。妻子卽得保全乎。爵土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變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掃。削株掘根。永遏亂略。方爲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尙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爲主。且受其累。夫興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爲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講降。名耶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鎮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真裸糶無幾。又爲隴澄偷去。昨李萬賓之兵至永甯。猶欲於餉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爲圖至永甯。詎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鎮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割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願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卽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匿一亡國之酋。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卽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計安氏兄弟但可得會。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潛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糶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令時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卽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國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鎮道到彼。封府庫。禁搶虜。第一先禁糶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願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回。土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鈐束今彭元錦已回，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圍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圍無不破。圍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挫速之局，豈能變為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譬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玘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蓋此兵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參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爲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卽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爲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爲搭橋之用、甚便。宄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卽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卽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卽借營中土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爲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卽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躡捷、正可用以攻圍。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事至此、真可恨矣。所留兵卽隸南川哨給餉用。

之。國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蓋問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單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爲宣慰，彼寧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爲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纔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雨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參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參之，今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撕靠，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殺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尚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疆臣劉綎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民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微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綦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

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真是可了。而老諍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日了之，已出意外。況三日乎。永甯原自爲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圖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尙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亟語之，無令以身試劍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鎮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爲此公同分派信地，但彼打一塘報耳。故卽行遵照。其後三道衆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爲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愎，只是專己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爲也。今二憾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爲祟，亦地方劫運，可明目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搶糧。可徑處之。聞各路糧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卽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圍不下。初僕以爲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卽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爲賊所愚。業已債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卽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爲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爲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卽生猶死，所不卽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爲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顛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爲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找廂。旣安木城，找廂，卽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寧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始不如是，專功妨妒，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爲之用。蔡守，儉人也，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慎之慎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圍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綎。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爲我用。劉綎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爲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爲賊用。遂至延遲，罪真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卽食其肉。龍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

廣後、人心當爲振厲、卽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卽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卽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卽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卽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卽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臺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況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秦黃七等、卽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卽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衆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功、愈爲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爲正、以約爲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卽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卽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爲之、但火起卽以爲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

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益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惑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即取金堂令赴營爲之矣。事已至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即交代尙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圍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圍下一籌莫展。要之圍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即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即可爲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鎮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尙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即好爲遣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真是無可奈何。願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尙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賣之、米少、則大將攘臂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卽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爲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師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卽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旣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固、我勢方張、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旣固、我力已疲、卽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予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誦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伸私說。其心尙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誣也。今惟一而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固、自無不下。攻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攻城書冊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固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披花紅銀牌迎之。固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顧。可

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尙得襄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畫餅。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掬土掩化者。卽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爲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啻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養成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敍錄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揄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蓋。一場辛苦。尙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干己。彼不以敍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妣。妣。妣。

陳總兵

公移用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戴。以後可無用此。

矣。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尙能爲諸將敍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膂也。必且護其短而暴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敍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尙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卽唾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無功。而人無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留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圍。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卽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卽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尙恨聞之不早。連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兩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

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晏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尙當捶死、可密圖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卽發鎮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爲通賄二字。夫爲通賄而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卽綦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稟帖曾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爲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蓋聞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民司仁愛等、往來圍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前失機誤事、及捏報飾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待綦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釁、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曾稟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置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禁之者、誰也。旣請各路來、又噴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寧直各路、卽本部院與兵部賞格、及歷來明旨、

何嘗無受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永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橫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草爲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詆高推官。已非雅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魑魅魍魎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之威。虺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動欲殺人。該府動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惜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喝神罵鬼。則溺職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是。則可。如以爲非。則請更伸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尚不至此時。然使劉縉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卽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顛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狼之慮。自圍圍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曰姑以避嫌明心。實忱於兵威。虞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圍。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尙有後憂。今聚之圍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圍。問以語言。但係苗音者。卽殺之。遂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尙費搜尋。尙延

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爲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尙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圍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尙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統俟嗣報。惟是龍日來國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啓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爲奸細所惑。如落陷穽。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爲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敍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敍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資。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事所不慊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屬。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哉。聞此子勇而好鬪。豈今方爲亂兵所殺。

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爲竟失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擒獲者。卽應解來矣。賊之家資。盡入貪弁亂軍之手。可爲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賊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卽以爲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清地敍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圖下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卽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回回。難結也。留兵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卽撤去。無濡滯一日。卽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沈趙二相公。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奏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掘其墳。赭其山。眞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孑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爲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另以聞。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敍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卽與之偕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顧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尙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誤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尙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綦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綦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故麾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綦南也。攻雖分日。然劉綎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即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爲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爲有罪乎。圍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爲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圍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爲之遊說。謂圍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呈。則今日尙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爲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爲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爲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爲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敘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懿美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奸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圍滅賊。昨恩憲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資。屢行上圍。卽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尙有遺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事。尙須兩月。旣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回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涇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眞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變。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尙須二三年。費尙須幾十萬。人尙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眞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涇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眞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眞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

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爲州者。以草塘壘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計之前一日。已秣馬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挺三登牆而三墜。尙不敢退。懼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圍。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鼐。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真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愈病。愈病愈哀。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令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真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虜掠。何川中土兵數

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土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鄧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爲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土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婺川尚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中丞。

頃以逆酋爲孽。震動西南。儉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靈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道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言陳謝。瘴鄉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幸獲罪於天。延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苦口占言無倫次。統乞台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圍之後。劉綎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謊。不以爲憑。欲待三省鎮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真。恐太遲。且

參驗各報大同小異。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觀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綎擺步撥多。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圍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圍不久。路生而兼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蜀道將忌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即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夜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圍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散。只得齎回。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卽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綎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夫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綎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詆之也。陳璘恨之入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遠節制。欲槩參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

入總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爲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
敘功一節。自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一己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
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爲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
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齎本折以供之者。寧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
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鎮之功。爲一己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
彼雖督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淆
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
進而賊潰乎。又謂查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
祥卽自願爲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圍下
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
道耳。弟尙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鎮塘報。總類爲一報。送至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
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冊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
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覈之。弟前實以搶

財事欲參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爲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真可恨也

史副使

破圍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真正卽徑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

平播全書卷十五

批詳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劄安穩詳。

批。土酋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土兵徑自調遣。應動錢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曾手書其情詭詐由詳。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敍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繳。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割穀。攻打合江縣。照驗。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繳。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獲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微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衆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爲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箭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刻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鼓舞兵將、相機戰守、事完分別功罪、以憑賞罰、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曾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永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酉陽冉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冉御龍向來感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勦播酋、今正其爲國宣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聞、別加爵賞、水西兵亦督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曾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遣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卽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卽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綦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曾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

預備豈能一呼卽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遠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爲主。今賊尙未至。宜差人密偵向往。事事先知。早爲之計。一應情形。不得飛報。毋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酋取要離民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威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宜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酋。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嘉寵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具文爲詞。差人往返窺探虛實。更爲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卽有齋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爲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卽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宋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爲勝算。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速發兵將。刻期來救援由詳。

批。綦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暫退。併工加修。務爲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著實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敘馬瀘道呈報岡門堡被焚。合江難割衆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堡畢竟何人所焚。仰道查報。述禽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爲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爲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請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犯人周華等招詳。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戮。殺人如麻。乃叛華卽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爲哉。今卽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今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驗發重慶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未見呈詳。何也。卽賊在近地。亦宜一面行事。一面詳報。況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播酋修建倉樓由詳。

批逆酋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肆。我可知。仰分布兵馬。嚴爲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雲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爲處。還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雲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黔省工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爲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爲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爲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豁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綦江。被楊酋破城。綁擄上營。蒙差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酋保職歸城。卑職含忿莫伸。與酋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由詳。

批胡順堯。敗軍之將也。不戰死而生降。逃法爲幸。乃又求討俸糧。又求來標下。至云得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不知當日綦江二驍將。三千戰士。彼何束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緝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等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患病致仕詳。

批近以渝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共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信地在肩、明例爲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舊視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爲大將、誰爲偏裨、某兵倚前、某兵角後、仰議妥通詳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總兵劉綎呈、舉薦副將吳廣、遊擊楊廉等、皆職習知其人、謀勇作用、足當一臂者。乞取前來分布由詳。

批吳廣已爲本部中軍、不日提廣兵到此、其楊廉等一面咨部、及移文各院守取訖、仰該鎮仍星夜前來。即今調到兵已近四萬、攻雖不足、守已有餘、須分布嚴督防守無患、而後可圖進取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劉總兵呈、請於東征得勝兵內、選募精壯五千、備呈本部、彼見播事稍寧、蒙劄內開候請軍門議處、自入關以來、並無糧餉、乞速賜委官該州給散、俾得兼備隨身衣械、以慰枵腹之望。由詳。

批東征兵素飽厚餉、且行糧至九月乃終、今纔八月、安得費盡、大敵壓境、明旨屢催、急於星火、而該鎮欲暫止荊州練兵、此恐不可聞於鄰國、亦不可聞於都下也。已行布政司解銀六千兩前去、仰作速提兵前來、勿令傍觀者再起別議。此繳。

一件軍務事。石砮宣撫司申稱、奉調土兵三千、赴重慶城西劄營、乞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

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擣巢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當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砭宣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并請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煩槩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捐貲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薦於朝另有恩異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黃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警想尙泄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禦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衆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卽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辯並無助兵楊酋爲虐由詳。

批安國亨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怒積怨至死不忘若楊酋得志安氏豈有安枕之日哉助兵之說的知駕禍本部院原不深信據申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沖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爲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益遵照近旨竭忠盡節懋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

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曹希彬呈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士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由詳。

批曹希彬以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佯爲不知、捏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爾曹何爲、畏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慮臧宮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畏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參提拏究。

一件糾夷殺命事。思南府申報拏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批賊勢如此、卽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尙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呈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士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議免調取烏撒府士兵由詳。批兵隨印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王夢吉守瀘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

同信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并發火器由詳。批永甯係該參駐劄信地。況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無虞。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成藥若止焰硝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詳。

批向日賊突破碁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衆已積。可終棄乎。若空城可爲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律矣。仰照另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而詳報。賊方傾巢犯貴州。回日必再犯川東。於鄰邊掘塹。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運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宜蚤經理。然此其工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顯行者。顯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酋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儒。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爲。土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爲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攻打永甯宣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奢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八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鄰播一帶地方。并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爲國宣力。殊可嘉尙。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一切機宜。照諭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要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爲賊用耳。據議極得肯綮。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敘。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陞。被楊應龍凌遲而死。若袁年受應龍招安。將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卽夷人必不爾也。聞年爲王繼祖之親。仰卽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衛。亦非得已。納谿一千。並合江一千。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漢兵二三千。則近發敘

瀘道兵防永甯者。摘一半附之可也。賊志在報復。行吳文傑督奢世續。併力堵截。務保萬全。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詳。

批。該省近已覆設總兵。又經會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土司雖有狐兔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通詳。楚既用兵餉。蜀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辰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賊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爲不急矣。湖貴二總兵官不爲不高。聲勢不爲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逗遛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乎。劉自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至沅州而止。又何取於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路不通。賜劔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異。惟諸將決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曾操練兵馬。長官袁年投降。似非真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僞。但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督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餉米由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尙未發文尙未行此月終安能遂運一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且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隆墊江巴大等縣錢糧改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爲不便仰行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扣抵此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等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圖進勦尤見滅賊之志甚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面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爲征虜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卽川兵也今川南招募已多惟所調用且前征倭僅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得來查明另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覈放錢糧監軍道掛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跋扈不法有司稽違誤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參呈處治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未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糧枉費而鼓譟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今盡調之川中令彼何以爲計仰監軍巡東二道會同該鎮議妥另詳鎮溪所調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無堪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驍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官量撥精兵爲之掎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卽行令前去督防繳

一件逆酋悖旨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爲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倘所謂楚之三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爲鄉導可也用以行勦則疏矣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爲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等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刻期調選以足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卽三萬無益也仰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勦不足則建武募兵及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卽行揀選如數而止湖貴方被兵不必遠行招募虛彼實此本部院日夜憂之矣牛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土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土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整兵聽調。臨時自有優養。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方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勁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屢行屯守。至今尙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即可赴彼視事。糧運卽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動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評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掌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直目前優敘。如避難債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會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鐵盔甲尙未議及。仰行嘉定趙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寇在門庭。南兵卽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

千五司報讎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宜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箇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同知不爲不尊。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無要緊文移。輒爾嘵嘵。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養贍。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薦。安插失所。致有他虞。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益。須爲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卽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

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婺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逆賊狂逞，該府危於累碁。本部院發銀調兵，爲之防守。原行錢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空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爲遲。今並井亦不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劄婺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爵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蠻煙，先葬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姜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錢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佑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特加敍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劄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酋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爲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爲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爲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慳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南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整兵進勦。由詳。

批。文職主招安，武職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白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令不嚴，則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恨易生。更有他虞，尤爲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整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餉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釐奸爲最要。但須於數日之前，蚤爲分散，以便分鑿。無令各兵以守候爲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瀾申犯人盧旺折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輩所爲，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枵腹矣。事關軍機，法難輕縱。仰重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責之坐守一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呈請咨行兩廣軍門召募廣兵二三萬以楚兵兼之庶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歲於今春水漸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需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涸轍之鮒也兵覩拙速未聞巧遲歧路回車千里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文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乃至議及氈簾裙褥之類可謂揖讓而救火雅拜而解鬪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尚以儀文不備責人者又何怪乎該縣之倉皇失措也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傳銀數照發懸賞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劉總兵續召募漢兵八百有零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土酋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止少一二百名尙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米無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無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將。連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戴罪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拏問。旣稱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餉接濟由詳。

批。已知該地方錢糧難處。盡發萬餘兵本折之餉矣。所勦勞道府者。惟有買米運米二事。當日夜悉心料理。勿再曰無處買。無人運。事事盡委之他人也。繳。

一件阻撓軍務事。富順縣申稱。民奸棍熊問盧多祿等。包夫阻撓軍務。駕捏匿名紙帖。遍市貼誣。由詳批。銅梁民倡義急公。富順民興謠撓法。二邑風俗人心。卽此可槩見矣。此必一二棍徒所爲。無足爲意。該縣但爲所可爲。不必爲之灰沮。亦不必多方伺察。致及善良。人各有心。久當自定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上荆南道呈長陽等三戶土兵。難以調用由詳。

批。今大兵已集。無藉土戶。況土官旣很不可使。則有功無功。俱爲不便。拒虎進狼。非計之得也。姑已之。繳。

一件帑藏罄竭等事。貴州布政司呈詳議處軍兵由詳。

批。當用兵之時。而議汰兵。似駭聽聞。不知汰冗兵。正以養精兵。其事蓋相成也。仰二監軍道會議妥確通詳。

一件清查差官真偽等事。分巡湖北道呈犯人何世卿等招詳。

批。查招稱賴坤五鹽給有印信。梳封註定常武地方發賣。則船至常德。可以止矣。石仲先水程未顯。地方招稱議往辰州浦口。則亦宜至辰州而止。於偏橋地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世卿爲之具稟。討照過關。乃稱總督標下把總。奉劉提督差委。押鹽至偏鎮土司。犒賞苗兵。偏橋鎮遠。別無土司。止有播州耳。非欲入播而何。蓋世卿係偏橋人。密邇播州。知彼中鹽禁價高。故欲攬鹽給照。由偏鎮徑入播州圖利。鹽商亦餌其利而從之。或別有播人交通。亦不可知。所重通播盜印。其小小者也。該道所駁。頗見端緒。問官以事大。未肯深求。然使其計得行。播人頓添十倍兵力。害寧有極哉。仰盡法推究。確招詳報。鹽每包若干斤。共估價若干。該道親驗。以便充餉。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右監軍道呈。請申飭軍令。以後不許逗遛。以責後效。或行思石道行府。勘查龍泉失

事的實另議山詳。

批。逆賊狂逞龍髮。思石危如累碁。各將領應應援而不應援。應固守而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旄建節之夫。不如一土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羞。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贖罪。仍會行思石

道勘明、從重招參通詳繳。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呈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據議運餉進兵事宜、種種詳妥、可謂當機、俱准照行、此時呈詳稍遲、料彼中已一面料理、想不誤事、如有未備、不妨一面進兵、一面急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懇彰天鑑等事、貴州宣慰司申宣慰宋承恩、願建功殺賊、若曰罪過不明、乞移文本省查勘、有無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婚、土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既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即曰不漏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順討逆、即今賊中頭目、源源出降、俱淮安插立功、況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暗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多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餉米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今此時、即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餉道會同巡上東、速行處妥、繳。

一件土兵相鬪事、巡下南道呈、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由詳。

批、土兵遠調、原爲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動至操戈相戕、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

嚴本應重坐念進勦在即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一體治罪該道通行諭知繳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龍等驛申請協濟由詳

批驛遞此時雖稱多事然與兵勦逆百年來不時見也土司擁有爵土公享承平不於此時出力報效更待何時即宜加增夫馬在土司自爲裒益不宜求之有司也仰諭行該司遵依應付無誤軍機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都清兵巡道呈宣化司土舍何鯨把總劉應辰子劉登閣召撫滾水等一十五寨苗夷請頒賞花紅由詳

批各苗助逆虐民罪不容誅既已向化姑准免死仍呈該省撫院動支官銀製造花紅銀牌買辦牛酒大行犒賞用獎忠順招撫有功員役事完通敍其革夷冷西索股黃岑寨膽等罪逆深重怙終不悛難以姑縱行令總兵官相機雕勦以除民害此繳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斬偏裨偏裨得斬千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懸賞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取事當錄其功逗遛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繳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償，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若斯，令人驚駭。經管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招募，督有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雖無幾，實解黎川之危。由詳。

批。楊惟中覆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敢入龍泉，又以零級，輒稱解黎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出九股苗頭曹錢慮父子等，相應從優賚賞，或給冠帶由詳。

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駕禍諸夷。曹錢慮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截江勦賊，忠順可嘉。准給劄冠帶，約束羣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謬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敘。此繳。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瀾呈犯人汪意等包貼運夫由詳。

批。轉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攬，致誤軍興，罪不容道。俱應提問，姑責後效。文內銅梁

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戴罪責令親自督夫運米候事完類參汪意等有罪人犯嚴拏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稱各官兵到婺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詳

批屢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買備本部院所以爲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尙可以爲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勦之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追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積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蠲免錢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共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勅敵對壘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西北尙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戮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發過各州縣夫價銀兩由詳

批原行該司解銀赴該府聽支募夫非欲其徑行支放也該府何所據而定爲每夫一名該銀三兩二錢

三分有零。又何所據而徑分發各縣。若各縣照數給夫。不知此銀作何下落。後來將何接濟。署印官醉生夢死。任憑吏書顛倒。爲公爲私。皆不可知。仰巡上東道。嚴提究解原銀。速行各州縣。毋得浪支。致後不繼。仍議妥確之法。速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檄諭支發東路官兵餉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吏書之罪。不容於死。向來各官爲所侮弄。幾於不成衙門。可恨可嘆。前銀曾否支發。仰府速查報。

一件防虜事。松潘道呈議暫免召募陝兵由詳。

批地各有兵。兵各有用。何必借才異地。陝兵旣無可募。卽募本地之驍健者充之。是在將領訓練耳。俱如議行繳。

一件軍務事。參將麻鎮呈請行查議修船渡送運夫由詳。

批船非一時可修。若待船成而後運糧。遲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而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巡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爲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申詳。此繳。

一件極惡叛苗截路殺死官兵等事。湖廣辰常兵備道呈報五開衛地方皮林寨惡苗爲害。戕殺官兵數多由詳。

批卽今勦播。其餘小小苗警。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霄何人。

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亟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望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爲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爲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卽給劄授官。令永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爲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淘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或

安之別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攜家以出。必無他虞。若安插失所。反有他虞。仰會同監軍。紮瀘二道議妥。一面量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招撫過夷苗由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卽准免死立功況各寨苗夷平各苗旣願歸化卽當赦其往罪咸與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敍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催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催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餽糧師不宿飽況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數萬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玘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劄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軍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卽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關則在板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玘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累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虞衡司等項銀兩并嚴催解司湊餉通候播事寧日處補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爲黔蜀也二省助黔

奉有聖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塞責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餉黔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管綦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遞由詳。

批。該縣掌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瘡痍未起。何堪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匹。當再發五十匹。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圍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并天邦圍三百落等圍。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圍。斬首二百餘級。振積弱之勢。寒羣苗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忠勇。直擣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甯道呈請憲檄責令安疆臣戴罪興疾。督兵進勦。無逗留示怯由詳。

批。天下興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遛不進。豈其目把之昏於利乎。抑亦安疆臣拙於計也。興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爲傍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發懸賞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懸賞。即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

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爲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眞州居中調度。任承爵在清溪。王之翰在園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秉鉞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違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阻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斬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泗城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土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滇兵。此輩得無汗顏。仰查明類報。

一件嚴究凌虐罪囚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

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斃獄囚。綦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斃之何爲。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爲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實收繳。張與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犒賞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爲有功也。尋常無事。何以賞爲。卽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財匱。脫巾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委官協運糧餉由詳。

批。麻鎮庸懦退怯。有誤餉運。已行拏解。准行楊敏政程試。共理護餉之事。盡地責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敍。准削由詳。

批。零級不算。謂未見對敵。輒報斬級。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事。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衆證明白。卽無功級。先登者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迷。查明詳報。

一件軍需正急等事。布政司呈乞題將搜括無礙銀兩。特賜停免由詳。

批。大兵進勦。日費數千方。且取之內帑。助之各省。本處庫藏。又安得有無礙錢糧。此時而議搜括。是欲以蜀與賊耳。仰候會題行繳。

一件飛報血戰大捷等事。委官鄧知縣申報播賊統兵馬三萬餘。二路包圍關隘。施兵奮勇迎敵。獲功

大勝由詳。

批。施兵以少擊衆。擒斬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催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士兵易驕。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遠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冊齎報外。竟未見冊也。不知該吏問罪。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幾。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竭等事。巡下南道呈報。都司吳從周等報老弱陣亡兵數。似應紀錄獎賞。由詳。批。各官清查。冗冒節省數多如議。先行紀錄獎賞。事完仍優敘。川南二路合爲一路。兵不必多。乃各營文武官扶同欺冒。略無清查。可爲痛恨。仰仍通行查報。

一件乞天察辯鳴冤事。巡下南道呈原任守備張本立功贖罪由詳。

批。督餉亦可論功。不在買級安功也。若論材器使。則藍芳威宜入營。張本宜督餉。若合江之餉不誤功。愈斬級。卽當優敘。仰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永甯宣撫司申稱。奉調征播。幸欲速成完功。以回天意。安敢望圖瓜分叛土。而浸忠順之家。倘獲微功。乞恩優賜級銜名色。萬世仰賴。至於本撫疆界。各有圖冊可考。由詳。

批。該司不願瓜分叛土。止求加賜級銜。勇而知義。良足嘉賞。至於土司疆界。自有版籍冊志可考稽。何必先爲喋喋也。仰巡下南道查明類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瀘州改徵餉米由詳。

批。欠糧者貧民。應夫者亦貧民。糧雖以二萬四千徵銀。而仍以一萬徵米。恐米之所得無多。而夫之不集。

如故也。姑准照原額盡徵折色，仍少緩以待夫回之日併徵之。此時惟專令運糧上人之寬恩，若再有逃亡，是該州真頑民，不可以化誨懷服者，當純任法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瀘州申請將改徵餉米，照舊原價徵銀在官，發富民兩平買運由詳。

批。瀘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爲一處，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爲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鼐呈詳委官專管瀘州，并究做押夫省察由詳。

批。瀘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敘州府劉知府前來瀘州督理收放。邵知州責令親自入山押夫，況賓賢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

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變爲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事機。本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查究未解餉米州縣由詳。

批。倉穀碾米，有何難事，輒爾延慢，及至行催，又捏報起解，甚屬可恨。仰行漢州九州縣官，俱住俸戴罪管事。如過三月不完，官罷斥，吏網打革役，如罪在解役，並以軍法重處，通行催併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招降過播民王正倫等共八百二十六名口，俱經給賞安插由詳。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敘。聞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攻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岡。擒斬甚多。另報由詳。批土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捷音事。石砮司申報。十七日督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圍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詳。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爲坦途。豈遂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議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僉惡逐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覃寅化不得妄意出兵由詳。

批覃寅化助播之事不可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諭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再編夫相幫協運由詳。

批一兵一夫。卽遠無不可供。而猶苦不足。此有司不能約束。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拏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岡。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寡擊衆，屢報斬獲，功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差人守催前來，合哨擣巢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

批。麻鎮畏怯逗遛，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驅入關，因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論前罪。此繳。

一件請找給安家行糧犒賞事。婺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找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軍事也。掌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詎騙錢物，尙可諉曰不知。冊內公然造爲護守城池，各官無一經目者。尙有天日乎。此等朦官滿堂，都應黜革。但知縣六月到任，主簿三月到任，念其初至，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驥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岡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衆，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

給糧餉。今川兵已入圍。仰益鼓舞。兵衆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繳。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首楊應龍、妻田氏、餽送隴澄禮物、折程銀兩由詳。

批。壯哉隴澄。杜私交。絕利媒。申討賊之義。寒逆賊之膽。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及各土司。皆立心秉節。若此。曷至逆賊得遂其賄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繳。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隴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僞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銖之疑。今一戰而心迹白矣。是役也。褫逆賊兇渠之餽。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錙銖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渥典。賊最兇狡。卽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疆臣弟兄。嚴督目把。無爲所惑。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繳。

一件申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石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龍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玘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黨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業以行拏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嚴行禁戢。有犯者。將領參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卽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圍。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卽焚香告天無益也。繳。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徵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之夫。通四路計之。一百二十州縣。尙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旣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幫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一件軍務事。宣慰安疆臣申稱。自誓師以來。節次攻打關圍。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母氏圍。再執尙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諭令嚴督力戰。以應懋賞。繳。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疆臣兵實糧應否給與由詳。

批。貴州征討。率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爾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卽本部院二次發犒。已二千之上。花幣逾等。皆各土司所無也。安氏母子。旣已得金。卽應發來餉士。早奏膚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償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畫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諭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疆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尙義等由詳。

批。尙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疆臣圖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尙義黃繼之、再查一二坐寨緊要者、固監留以獻俘、餘盡梟示可也。繳。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買解過餉米積出羨餘米三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完正餉、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道、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餉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獎、仍候事完通敘。繳。

一件輸穀助餉事。太平縣申教官張以聞、關稱係永甯衛人原籍、積有穀一百石、願充軍餉、由詳。

批。卜式尙知輸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義助餉者。張以聞以一儒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餉道行令運至合江聽支、仍候事完議敘。繳。

一件黔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餉、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餉、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即督發進勦、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真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圍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圍、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回、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得矣。亟圖之。繳。

一件天鑿叛奴欺愚、擅權屠戮十族百姓、逐父殺母等事。石柱宣撫司前掌印女土官覃氏申稱、氏男

馬千乘誣氏通播虛情由詳。

批。覃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今不知陰圖賊首、因罪爲功、乃曉曉申辯、讒害忠順之馬千乘、不知天生此婦人何爲、乃令其以賊爲親、以子爲讎、此來投文、想亦爲賊探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或於黔中取給由詳。

批。此兵原應楚省支餉、向以議論不定、川省代爲餉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懇恩備達請官署理事、巡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據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依擬用、此繳。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似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平買事曷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而但助米、是本部院強之助也、義亦未安、仰司姑備五千石米價送之、庶於事體爲妥、此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砭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

城海巖等關。劄營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僞。如鬼如蜮。身自爲賊。何以伐人。尙方之劒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賊之墳墓。有無發掘。一併查報。

一件夷兵因忿相殺事。南路監紀知府蔡宗憲申報鎮雄兵與馬湖兵相殺由詳。

批。各兵調來。爲勦賊而設。未見尺寸之功。輒日日鬪殺不已。古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視之寧無汗顏。旣已解釋。姑不深究。再有犯者。定以軍法重處。領兵官一體連坐。繳。

一件請給部劄。以勵血戰等事。吳總兵呈請發部劄數張。以便填給奮勇官兵由詳。

批。大將領兵數萬。不敢向敵。日惟高坐約降。以致部兵與賊對坐。終日不發一矢。今乃爲之請劄加銜。將誰欺。欺天乎。仰監軍道查報。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稱。圍前左槽一帶。雖分爲職信地。見該二路吳陳二鎮官兵屯劄。所餘無幾。但左槽旣爲會可奔逸之處。而內水巷尤爲喫緊要地。恐賊從此脫逸。各將誰歸。必須該道定立界限。庶免推諉由詳。

批。劉總兵雖經罷任。奉旨勦播。旣有分定信地。吳總兵何故又行越占。該路專以講降誤事。已旣不攻。又

不容人攻、豈欲忠於賊耶。仰分守道、會同各監軍道查明分定信地、以便責成繳。

一件軍務事。三省七監軍道呈、各將官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攻打、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省、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由詳。

批。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永合路占圍後一月、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專以通賊縱賊爲事、殊可痛恨。今議易地迭攻、甚爲得法、以後各遵依挨日攻取、周而復始、再有執拗不從、及怠緩坐視者、卽係賊黨、定擊來以尙方從事、通行知會繳。

一件合圍共逼賊圍事。吳總兵呈、請行令諸將齊心僂力合圍攻圍、由詳。

批。該鎮爲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屢盟屢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無可遮飾、卻變爲就中取事、三銃爲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告各鎮道、一而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稟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舞文諉罪、料該鎮不能辯、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卽以逆黨論、尙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凌虐運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營兵日減、運夫日增、乃糧餉只是不足、固知有爲之漏卮者在也。袁成祖以一把總、日折銷於外、卽傾

西蜀之民以合江一路之餉亦何益哉既有私票可據何所逃死仰吳總兵會同監軍道查係何營把總審實斬首梟示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請借支川餉數百接濟嚴催楚餉補還由詳

批楚餉不繼施兵盡散矣今容桑二司亦欲散去而督餉部餉等官袖手傍觀略不經心若曰借川糧則川兵二十萬之餉豈神運鬼輸乎仰督餉道作速催解接濟仍將誤事各官查報以憑拏究繳

一件臥病不能供職事監紀史同知呈稱患病無醫可問乞允出外就醫等因由詳

批本官氣體素健何遂稱疾想因該營將領逗遛誤事縱賊遺患催之不勤恐致參究累及之故大賊未滅難容自便仰監軍道行令照舊供職仍嚴催劉總兵上緊攻圍平賊無得坐索高價致取罪累不便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都司吳從周呈本官領下募兵內有陣亡逃故近四百名請截日開除

又陳希儒士兵三千零請盡汰由詳

批永合路各兵逃亡甚多支糧如故今糧夫萬苦千辛死者相枕各將官但委官於關外折乾在營者仍脫巾而呼監紀官付之不聞所司何事吳從周可謂少知法紀然所報亦未盡仰監軍道速行清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兵劉承宗等銷米誤餉由詳

批營中萬衆待哺差役從外折乾致李春先一軍以無糧逃散大誤軍機何論首從劉承宗陳貴俱斬首傳示三省營中爲例小王兒既事不由己姑網打一百計贓科罪吳從周差人壞事漫無稽查姑革去冠

帶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祚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畢節二道呈查諭過水西鎮雄司府土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功。但求免罪。請示或離圍遠劄把截。或徑掣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誤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議。既欲撤退避嫌。雅見恭順。聞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擅據播土播民爲己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爲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之疑。無但執狡兔走狗之說也。仰諭知之。繳。

一件遭際惡僚孽由自作等事。播州應襲同知土舍羅天寵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劄付給寵。悉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爲逆。曾殲盡。安得有子。且彼釀禍構釁。失守宗祧。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寵何人。冒開許多地土。欲掩而有之。狂妄之罪。幾不下楊酋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閱血戰微功等事。石砭宜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贖還羅網壩姜池土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土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土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意地土。馬千乘不諳事體。可恨可恨。仰高推官戒諭之。繳。

一件擒解苗賊事。宣慰安疆臣申報。本司以避嫌退兵。乞將前後功次敘錄。以光天朝恩法。以服西南人心。其卑司兵。尙屯大水田等處。勦捕餘黨。招插凋民。聽候詳示由詳。

批。該司兵圍圍四十日。屢攻不勝。議論蜂起。方令退劄。後被官兵一日而破圍。今乃以爲讓人成功。不勝怨望。何也。該司以前戰功。應候查明議敘。今撤兵之令久下。猶復劄兵大水田。安插凋民。奉何明文。豈欲據地以要君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保全爵土。忠順爲先。仰遵令撤。回聽敘。無致多事。繳。

一件酉陽官兵。在營懷讎等事。永順宣慰司申請。嚴禁酉陽官兵。不得在營起釁。仍令歃血爲盟由詳。批。酉陽人昔年爲該司兵所魚肉。今既相見。其反脣相詆有之。未聞有鬩槍之事也。賊兵已撤。亦無處更歃血爲盟。但該司以後當盡釋舊怨。克敦新好。睦鄰和民。以保榮名。無再生釁釀禍。此繳。

一件監理事竣。夙疾舉發等事。貴州左監軍道楊按察使呈。患病乞休由詳。

批。該道自受事以來。多方拮据。備極勞瘁。本院部深所憐念。今當奏凱論功之時。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得言歸。且善後之事。尙費經營。亦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面調理。一面查敘功次。及議善後事宜。勿得杜門廢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浙兵功賞由詳。

批。苗功比先年增一倍給賞。此係兵部題過賞格。自應增行。若老幼及失水未到。及近日克圍奔潰未對敵而殺之者。或削除。或半給。自當酌行。又不可拘倍給之例也。繳。

一件施兵無糧散回等事。分守思仁道呈報。查過督餉部餉官。並未違誤糧餉由詳。

批。施兵實以無糧潰散。此衆所共見。共知。今管餉官所開數足者。蓋儘起解之數算也。雖解出而未到營。彼能飛而食之乎。以楚兵守黔地。食川糧。而猶然不能運至。比至兵飢而散。則曰彼原欲歸。以此借口可乎。今功已完。亦難深求。但舉大事。不宜若此。黔楚多事。用兵未已。仍通行各官謹之於後可也。繳。

一件懇恩垂憐前烈等事。重慶府申真州長官司請設學校由詳。

批。此文出土子之手。真人謄錄。滿眼差字。既不願改流。而獨願建學。無非便於他日冒籍。亦士子之意也。真人附播破碁。今卽投降。豈得晏然如故。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披露愚衷。乞查賞格等事。永甯宣撫司申請。照賞格加參將。或比照烏蒙東川烏撒鎮雄等府。給以軍民府官職等因由詳。

批。永甯兵糜費錢糧甚多。一向逗遛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續輒欲占據安村羅村桃洪灘。及仁懷赤水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遲。

一件懇定疆圍等事。巡下南道呈解王繼先等由詳。

批。告設縣治是也。而仍欲催糧馬應征調。得無尙有擅地自治之意乎。得隴望蜀。小人常態。仰會同在渝。各道議妥速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查李總兵官兵破圍。軍前將領。並未搶掠圍中財物由詳。

批。此事置之不問，則非法。追之不已，則非情。止憑逆賊口報，坐追將領，則不可以爲訓。惟是本院部預行嚴禁，三令五申，各將公然弁髦視之，令人憤憤。文內既稱該道親在營中，耳目共視，仰從公實開報，以憑追究。繳。

一件懇恩差官，以安地方事，永甯宣撫司申請，將淘洪安羅三村投降人民，責令本撫承管，提調糧馬，悉從輸納，設土設流，出自上裁，由詳。

批。淘洪安羅三村，原係播地，自應改流。前該道建議欠妥，本院部批駁詳語甚明。該司何故又行瀆擾，至有提調糧馬之說，殊無忌憚。劉國用傳廷變等，見利忘義，必欲陷奢世，續爲楊應龍而後已。獨不慮己爲何漢良、楊珠、楊明之續耶。仰巡下南道嚴行戒諭，仍查明速報。

一件遵諭披瀝血誠，乞賜照察，以明心迹，以安分誼事。宣慰安疆臣申稱，卽日論功行賞，普天同慶，乞念狗馬首事之難，斬關摧鋒奪路之苦，不惜甄敍片語之褒，得霑寵命，由詳。

批。安疆臣母子兄弟，戮力勤王，本院部深所鑒知。卽向以一二疑似之迹，遂來道路悠悠之議，乃今賊已滅矣，播已平矣。該司心迹明於皎日，向來流言，適足爲洗雪之地耳。據申更見恭順之誠，不日本院部敍功上聞，自當膺受上賞，惟寧心以聽之，不必紛紛置辯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扣留永合路各兵功賞解京，由詳。

批。扣銀解京，本院部並無此行。吳總兵何故公然倡議，想其侵剋太多，恐激變軍士，故爲此以預爲掩罪。

之地耶。該道輒爲呈請，誤矣。誤矣。今曾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夙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患病不能供職。今見奉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遷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甯宣撫司地方，以河爲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劄憑陵，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

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卽爲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懷地方，原屬蘭州，有何憑據，以河爲界之讒，恐亦難憑。永甯惡目，自播州垂亡之時，卽撥置女官，混申邊界，爲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矣。該道以爲倖復原業，不知果的爲彼原業否。緝麻山、李博埡，皆發兵斬級取之，彼皆以爲己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甯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擾大費，總爲土司營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甦困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令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尙不爲一處，追銀追米，雞犬不寧。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俾早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呈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殆非私逃懇乞明示班回由詳

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卽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旣已滅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祭文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越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奉命入蜀道經故漢丞相大將軍忠武侯諸葛公墓下乃陳牲擊鼓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惟公受性忠貞賦才殊絕功蓋三分名留萬劫昔漢中衰炎精霧塞九域橫分三綱湮滅公於其間裂眦植髮輔漢興劉盡忠竭節北撻操虜東伏權賊身柱乾坤手扶日月太華千尋洪河百折大義精忠於今爲烈化龍晚代末學無能爲役抱疴歸田甘老巖穴偶值多艱承乏授鉞誓銷氛祲以奠疆場瀘水巴山皆公舊國願垂陰祐永綏蒼赤尙饗

祭房張二將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燿暨重慶府衛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贈都督同知房將軍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詔言誅之者何也儒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詔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猝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懼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奪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鵠起席卷川巴李特孟昶前事不遠卽不然而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戒乎瓦解陸沈豈足爲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譽縱使百千萬劫只

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綦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尙饗。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鬣柔毛清醑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曰。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關之無路。談叛逆。嚼齷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衆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敝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朒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債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

而監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殲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藺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尙饗。